

特稿

適應未來 追求永恆

教育部次長阮大年先生於73年10月17日蒞臨杏春樓為我們演講：一個新鮮人剛進大學，面對嶄新的課業及琳琅滿目的社團生活，如何在大學生活中使我們的學識更淵博，使人格更成熟，如何使生命獲得更長足的進步。

整理／

楊玠宜
彭郁靜

對一個新的學生進入一個新的環境，我想多少有一種新的看法，想到未來，我們就有一種 future shock，為什麼對 future 有種 shock 呢？因為變化太多，變到某個程度，我們控制不了，所以我們對未來懷著恐懼，而對 yesterday 有一種懷念，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活在昨日和明日之間。其實，昨日並非一定通通是好的，你會發現，人很奇怪，很健忘，尤其，會選擇性的健忘。對於不好的事，天然有一種排斥性，希望忘記，對痛苦慢慢淡忘。而對好的事物，會美化它，以往的事物，總覺得以往怎樣怎樣地好。但是，例如有些人喜歡算命，萬一就是算得準，你又怎樣？我覺得一個人之所以對未來有興趣，就是充滿了 surprise sense，如果你對未來將發生的事通通知道的話，我覺得沒有意義！你知道你什麼時候發財，什麼時候將發生什麼事，好事都知道，等到發生的時候，高興就減半了；你早就知道，就沒什麼值得雀躍了。對於一些壞事，告訴你——你幾歲就要死掉，幾歲就要生重病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時間還沒有到，你早就已經緊張死了。這對於而言，一些壞事，痛苦加倍，對於好事，快樂減半，你何必要去知道。但是人就很奇怪，就生活在這一對未來充滿希望知道」，「對過去依戀」，因此造成我們今日的不平衡。很多人活的不耐煩，認為以往已經過了，好日子已經過去了，而對未來一無所知，有些懼怕。

在這多變的社會裏，我們應該替自己找到一些什麼該變，什麼不該變，這很重要。最近，蔣總統上任的時候，說過一些話：我們該變的就變，有一些是該改變，有一些是不可變的。我覺得他講得很智慧，所以在這兒，我將要和各位勉勵的是：我們當了大學生，已經變了，從 a freshman 然後 sophomore 然後 junior senior 然後畢業，在這幾年之中，一直都在改變，我們的學校在改變，我們的學識在改變，我們老師教授的內容在改變，醫學的知識也在進步，但是，有一些是不變的，例如：醫德，對人類

特稿

服務的熱心、愛心，我想陽明醫學院韓院長在去世以前，特別向醫學界提出：「我們要恢復醫德」，這表示醫德在什麼都變的時代裏，不小心也變了。

關於育、樂兩方面，我們先總統 蔣公以前寫過有樂兩篇補述，為什麼要補述，因為時代不一樣，所以要改變一下。育，我想我們做醫生的，你們將來會碰到接生小孩，如果你走婦產科的話。現在，生育的方法在改變，有無痛分娩，大家都知道有的方式很特別。我在美國時，他們就鼓勵丈夫陪著太太去生產，幫助太太呼吸，太太生小孩，丈夫在旁邊做啦啦隊，有的還鼓勵丈夫進去產房，一起參與這過程，這樣，你會更了解太太所受的痛苦，對小孩會更寶貝，對太太也會更感激。我們還看到有些先生，還帶照相機去，「嗯，醫生讓開一點！」取好的鏡頭。所以，不同的人，要用不同的方式，要改變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怎樣，才能找到自己的一套。生育養育的方式也不一樣，以前醫師或心理學家認為：我們用牛奶餵很好，可以維持母親身體的健康和身材，現在又改變了，又發現自己餵更好，研究了幾十年才發現，喝母乳的人，更像人，更像媽媽，其實這很明顯，研究了半天，還是喝母乳好，可是我覺得養育的方法就不一樣了，它改變了我們整個家庭的一種觀念。像我的老大生下來，就是餵牛奶餵大的，我發現跟小孩就有一種特別的感情，他很有意思，他沒有辦法表達他怎樣愛你，他會用眼睛看你，不然，你去餵一個 baby 看看，他會一直看著你，吸吮奶瓶，一方面表示滿足，一方面表示感激，這是一種愛。如果他從小一直看到媽媽，他會更愛媽媽，如果一直看到的是爸爸，他會對我更親密，現在已不是嚴父慈母，現在是慈父嚴母，但，母親不一定是嚴，反正沒有規定角色，我想將來更會改變。我想試管嬰兒，有的放在爸爸身上，有的放在媽媽身上，爸爸也可懷孕，帶著試管。所以時代改變，我覺得我們很多為人處世，相對的位置、觀念，都會改變，娛樂、音樂

、會話，也都在改變。

我們隨著時代在改變，但在這變的過程裏，我覺得有些人就搞不清楚，所以這個時代，有一些哲學家稱之為

lost generation，失落的一代，為什麼叫失落的一代？

因為我們盲目的進步，但是忘了朝那裏進步，好像一部車，我們發展得愈開愈快，開車技術也愈來愈好，車子的性質也愈來愈好，但是，朝那邊去，卻沒有人知道了，所以這是一個 lost generation，這方面是很危險的，不單單是一個人，我覺得這世界上的人類，我們不曉得到底朝那邊走？我們現在是不錯，重視的是科技，但是科技本身有它的 limitation，科技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，例如：如何更舒服、如何更快、如何更美。但是不能告訴我們 why，為何。科技只能告訴我們人怎樣能吃得很好，吃得更快，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做人。我覺得這過程裏面，我們應該思考一下，那些東西是比較有恒的，我們人生要捉住的。

□

我覺得我們在這科技時代，一方面變與不變要搞清楚，另外一方面，有一個觀念，這點，我覺得很重要的，就是硬體和軟體你怎麼配合？我們現在很喜歡講科技，電腦的詞句也很熟，硬體和軟體本來是電腦用語，但現在放在我們人生裏面也很適合。我們人生裏面，有很多是硬體，所謂硬體，也就是我剛才講的，是不可變的，至少是不可輕易改變的。另外有些軟體，變化很多，但是也很須要，是經常改變的。軟體講起來比較有意義，因為硬體是不能改變的，我覺得這兩方面的觀念，我們應該搞清楚。（譬如買了一個唱機，這是一個硬體，可是永遠是一個唱機，你看它轉來轉去，沒什麼目的，只是轉來轉去，你的目的是放音樂，這是軟體。）我記得我剛到美國留學時，一個月就一直聽一張唱片，聽到現在我都不敢再聽，因為我一

特稿

邊聽，一邊燒飯，燒這美國的罐頭湯，所以，今天我一聽到這音樂，就聞到那罐頭湯的味道。這和俄國一位心理學家做的實驗很配合，他一邊餵狗吃飯，一邊敲鐘，過了三個月，他敲鐘，而不給狗吃飯，狗也會流口水。我發現我們人也是一樣，我們對自己，有很多東西，你控制不了。講到硬體，我發覺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，有一個特徵，就是強調硬體的重要，硬體很重要，可是只有強調硬體，而不強調軟體，也是不對的，我個人有些人買很好的音響覺得適合的硬體，一定要有適當的軟體來配合，可是現在我們過份強調硬體，學校也是這樣，房子很漂亮，裏面儀器、設備很差，有的學校買很好的電腦，可是沒有好的研究，也是浪費。我們人生有很多東西是要加進去的，那就是軟體，它很重要。

說到硬體軟體，我舉個例子，時代雜誌，他每年選出一個風雲人物，以前它叫這為 man of the year，一年選一個，後來女權運動發達了，她們就抗議，為什麼叫 man of the year 而不叫 woman of the year，時代發展到現在，她們不改成 woman of the year，免得男人又要來抗議，他們改成 person of the year，現在，有很多字都改成中性了，例如，以前叫 chairman，現在叫 chairperson，女人也可以做主席，由此可見，女權運動的成功。

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你雖然叫 person of the year，為什麼選出來的人，大都是壞人比較多，像科梅尼啊！希特勒，這些人會上榜，好人上榜的機會反而少，時代雜誌也有它的看法，它說：好人的影響比較少，壞人的影響比較大，這不是選好人好事，我們是選對全世界影響最大的人，所以，這也是我們世界上的悲哀，做好人很難，影響很小，做壞人比較容易，影響也比較大。如果我把全部的積蓄，拿去幫助什麼煤礦受災的人，頂多幫助一家二家，已經很了不起了，可是如果我把錢拿去買炸藥、汽油、放火殺人，倒可以害不少人了。這就是為什麼人生如此痛苦了，因為人生九十九件好事，可能被一件壞事，就把它全部抵

消了，我們人對人也是這樣，我跟一個人很好，講對九十九句話，可以因為說錯一句話，他一定只記得這句壞話，所以我現在發現一個好辦法，就是認識的人，愈少愈好。每個人都有不好的地方，可是我們就因為他這一點不好而否定了他全部。我想這也是我們教育的風氣造成。

教育的問題，我想也許是教育界的壓力太大，而且好像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，這樣人就痛苦，就像我剛剛所講的一樣，很多事情，就好像真的須要 perfect。剛剛談到 time magazine，壞人影響大，所以他選壞人，可是，去年，如果你有記憶或你看到的話，time magazine 選出的不是人了，選出的 person of the year 是什麼呢？是 computer，因為 time 雜誌說：一個人影響不了太大，現在是 computer 的時代，computer 到處影響，不但影響到人的辦公室自動化，家庭內的 person of computer，整個做事的方法，都被這 computer 所改變，所以 computer 的影響是最大的。嗯！到了這前幾個月四月份，time magazine 的封面又改變成一個計算機，裏面出了很多交待——這是軟體，軟體是計算機的靈魂，他們的觀念改了，這是進步，美國記者有這可愛，他錯誤了以後，他能承認，能改進，他認為單單講 computer，是硬體，那是錯的，computer 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我們放進裏面的軟體，這個軟體，就是 computer 的靈魂，computer 的思想。沒有了這軟體，computer 就好像一個破銅爛鐵，所以這是一個時代，從這些事，我們可以學習到，人生也是一樣，我們應該先有自己的一個硬體，就表示你發現這些是有價值，而且是不能改變的，單單有個硬體，還是不夠，你還要進修，透過教育，透過學習，有很多軟體的配合，一個人才能達到一種比較完美的境界。其次，在這多變的社會裏，因為我們都在改變，相對地，就覺得沒有一樣東西具有永遠的價值，所以，至少我們應該提醒自己一下，我們應該追尋一般人追尋以外的，冷靜地想想，對於

特稿

你自己，什麼事情是比較永恒的，否則，你長大以後，或者變老以後，你會覺得人生很虛空。在共產黨統治下，一輩子，從小到老到死，永遠只跟一個動物差不多，而共產黨，就是把人看成動物，讓你覺得你只是一個物質，共產黨荒謬到一個程度，當他槍斃一個人，要他家出子彈費，他覺得人沒有價值，你要政府爲了你而浪費一顆子彈，那是不值得的。他完全把人看成一個物質，動物死掉，牛還可以變成牛肉，雞還可以變成雞肉，人死掉更糟糕，所以他覺得人更沒有意義，這就是一個看法。可是，很多人雖然不是共產黨，不是無神論者，不是反哲學家，但他也把人看成非常低，好像跟動物一樣，人是有一些跟動物一樣的感受和須要，像精神層次，動物也有，例如公狗看到母狗，母狗看到小狗，也有一樣的感情。我到華盛頓開會那一次，正好碰到下雪，一片雪景，雖然很冷，但我們很少看到雪景，覺得精神上很愉快，捨不得離開，在那邊看了很久，但我看華盛頓的狗，垂頭喪氣，皺著眉頭，因爲那麼冷狗不欣賞，覺得對它不舒服，所以我很愉快，我超過了狗的層次，到了精神的領域、思想的領域，超過了狗所能欣賞的。人能發展更高的層次到第二層、第三層，我們說 body、mind、soul，人應該有不同的發展，我覺得我們醫師也許只能醫治人的 body，但，現在已發展到能醫治人的 mind，所謂精神科，這是一種進步。

我經常跟學生講，我們要找到一些永恒性的東西，否則，活在這世上，都是在變，變得太厲害，到最後，你也會成爲 loss，不知何去何從。我們認爲教育可以改變性格，這些都是軟體，但我覺得，還有些別的，像哲學、宗教這些值得去研究，尤其到了一個科技愈來愈發達愈進步的時代，我們已經有了預言，將來人可能會被機器人取代，因爲我們能夠做的，機器人都能做，這時候，就很悲慘，

我覺得應該未雨綢繆，想一想，不但個人，我們整個人類有了機器人，有了電腦以後，人還有什麼用？以前人跟動物比，孟子有句話，人之異於禽獸者，幾分！我想孟子也許睡午覺起來，發覺人和狗差別不大，不過孟子還是很樂觀的，還是有這「幾分」，還是有一些不同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捉住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他們捉住一些區別，而科技時代，我們也會問，人之異於禽獸，還是小事，異於機器人者，幾分，有的人覺得我根本比不上機器人，下棋已下不過電腦，將來我什麼都會比不上電腦，我覺得我們應該找一條出路，我們跟機器人相差在那裏，維持自己的自尊，才能夠活下去，但我個人覺得，還是有區別，機器人再發展，還是依靠你給它的邏輯去思想，你告訴他二加二不等於四，等於五，它一定等於五，它不能自由的選擇，自由的思考。我們人，就可以在環境裏，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進取，自己有個自由選擇權，這是我們最大的本錢，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學的同学，不只單單看老師叫你看，有這個理想，有自己的方向，透過老師所教的，先接受，先消化，變成自己的，不要以此爲足，要更上一層樓，我們做教授的很希望學生青出於藍，但是在這進步的過程裏，我還是要強調，不要忘記找到一些不可變的，不要因爲你醫術愈來愈好，愈來愈不愛人，愈來愈不關心別人，南非一個換心臟的大夫，醫術一等，一出名就把一起努力過的妻子丟掉，娶年輕漂亮，現在又換一個，他嫌太太老，他忘記自己也會老，他醫術很好，但他做人不一定好，做醫生最基本的是爲了救人，爲了愛人，而不是爲了賺錢，也許有的人認爲太八股了，但我認爲這是最基本的道理，我想各位都是很優秀的，是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，但我希望，等到你們長大，到我這個年齡進入社會，我們有更美好的將來。